

# 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

——基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视角

□胡莹 □刘铿

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于生产力要素的系统性质变,在理论上可归纳为劳动者在科学技术驱动下更大规模、更高效地结合起来认识、利用、改造自然进而创造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精神财富的能力,在实践中体现为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动能、以数字平台为中介的生产和流通组织、以数据要素为牵引的要素优化组合、以高新产业为引领的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此,新质生产力通过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形式赋能创新发展;通过重塑生产的社会结合形式赋能协调发展;通过提高自然条件的利用效率赋能绿色发展;通过优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结构赋能开放发展;通过催生民生导向的生产关系赋能共享发展,全方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将助力科技自立自强、规范数字平台发展、激发数据要素潜能、加快培育产业优势作为政策着力点,激发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马克思生产力理论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24)05—0005—10

DOI:10.16158/j.cnki.51-1312/f.2024.05.002

## 引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sup>[1]</sup>,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关键性战略举措,还是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性部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sup>[2]</sup>,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如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指导,从理论上凝练新质生产力的抽象内涵,从实践中总结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规定性,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政策着力点,以期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进而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 一、新质生产力的抽象内涵和具体规定性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sup>[3]</sup>,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建立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基础上的重大术语革命和守正创新,理应回归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凝练其抽象内涵,并结合国民经济发展实践阐释其具体规定性,进而在理论上推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在实践中回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之问。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与经验研究”(23&ZD031)

**作者简介:**胡莹,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铿(通讯作者),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 (一)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下新质生产力的抽象内涵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体系主要由生产力内涵、生产力构成要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三个重要部分构成,为界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依循。就生产力内涵而言,马克思并未对生产力的本质内涵进行过明确的规定性定义,但曾表述出诸如“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sup>[31000]</sup>、“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sup>[459]</sup>等规范性定义。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物质交换”的角度出发,有学者指出新质生产力在“质”上体现为以技术创新突破传统物质变换进而不断提高无形要素在生产中的比重的生产力样态<sup>[5]</sup>。此外,马克思也曾多次使用过“社会生产力”“集体力”“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资本的生产力”等相关术语,实质上是从协作分工、产品属性、自然条件、生产关系等层面对生产力的补充论述,沿着这条思路,李政、崔慧永认为新质生产力涵盖了知识生产力、生态生产力、信息生产力等生产力形式<sup>[6]</sup>,胡洪彬则以数字生产力、知识生产力、智能生产力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了补充<sup>[7]</sup>。就生产力构成要素而言,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sup>[4208]</sup>,因此肖峰、郝军营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呈现出主体劳动脑力化、劳动工具智能化、生产要素数字化特征的生产力新质态<sup>[8]</sup>。马克思还说到:“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sup>[453]</sup>基于此,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协作、管理、自然等要素共同构成了生产力要素系统,新质生产力则形成和发展于生产力要素的系统性质变。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而言,马克思不止步于研究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特征,而始终联系一定时期的生产关系来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的新质生产力必然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服从于资本增殖逻辑的生产力样态,必然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旨归。

综上所述,基于生产力内涵、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抽象概括:新质生产力是劳动者在科学技术驱动下更大规模、更高效地结合起来认识、利用、改造自然,进而创造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精神财富的能力。“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基础和社会形式。”<sup>[31000]</sup>因此新质生产力永远处于“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sup>[9463]</sup>的新质化过程中。

### (二)国民经济发展实践中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规定性

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规定性是决定其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特性,可以从发展动能、组织形式、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四个维度得以呈现,实现了对传统生产力的积极扬弃(见表1)。

表1 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积极扬弃

对比维度	发展动能	组织形式	生产要素	产业结构
传统生产力	科学以固定资本形式发挥作用;模仿创新、渐进式科技创新	生产组织:单链式企业协作;流通组织:规模化商超与分散化零售商并存	土地、劳动、资本量上的堆叠	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低水平趋同
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领域、新业态;原创性、颠覆式科技创新	“大平台+小前端”的多层级嵌入式生产和流通组织结构	以数据为牵引实现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的优化组合	高新产业形成经济新增长极;高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	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科技赋能路径广泛;科技创新加速	去中心化;信息传递高效化;组织结构灵活化	拓展要素种类;提高要素效率;优化要素配置	产业高级化;产业布局前瞻化

#### 1. 发展动能维度: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将“创新起主导作用”<sup>[2]</sup>视作新质生产力的首要特征,马克思也曾直言:“劳动生产力

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sup>[14]698</sup>纵观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纺纱机的诞生,蒸汽机作为动力机的广泛使用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以“热力”使用为代表的“蒸汽时代”,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发电机的发明为先导,“电力”代替“热力”成为广泛使用的能源,推动世界历史迈向“电气时代”,国际分工和贸易联系进一步强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成为了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网力”“算力”成为衡量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因素,随着人们逐步进入“信息时代”,科技创新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并呈现出新的特征:第一,科学、技术和生产的联系更加紧密。在“科学→技术→生产”正向供给决定和“生产→技术→科学”反向需求引导的双重作用下,科学、技术和生产呈现一体化发展趋势<sup>[10]</sup>。第二,科技赋能路径更为广泛。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sup>[14]418</sup>参与生产过程,通过改造固定资本进而提高生产力,往往伴随着局部工人的片面发展和物质资料的过度依赖,当下的科技创新则可以通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领域、新业态多种路径推动经济发展。第三,科技创新速度不断加快。科技进步发挥着创新效应和创造性毁灭的双重作用,日益加快的技术迭代和国外技术封锁正持续推动我国创新模式由模仿创新、渐进式科技创新向原创性、颠覆式科技创新转变。

### 2. 组织形式维度:以数字平台为中介的生产和流通组织

企业是市场经济中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基本经济组织,在传统生产力发展阶段,生产企业往往根据原料供求、区位条件、既往业务经验形成单链式企业协作模式,流通企业则基于消费者空间分布和运输条件形成了规模化商超和分散化零售商并存的商品流通网络。而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数字平台凭借其全天候泛在和无边界特性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时空压缩和社会加速,引发了社会生产和流通的重大变革,形成了“大平台+小前端”的多层级嵌入式生产和流通组织结构。

在生产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正逐步推动企业间由单链式协作向网络化协同演进,工业平台通过对企业人员、设备、资金等生产信息进行即时高效的收集分析,推动企业间形成基于业务的短期合作关系,通过整合企业间生产资源、信息、知识,实现跨时空生产协作,以动态响应多样化、个性化产品需求<sup>[11]</sup>,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国内制造业企业实现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个性化定制的企业占比已经分别达到了39.5%、30.1%、10.8%<sup>[12]20</sup>。在流通领域,电商平台以去中心化突破了商品流通的时空壁垒,实现了商品流通在数字空间的虚实映射,并凭借大数据技术、算法技术等精准营销手段促成商品“惊险的跳跃”<sup>[14]27</sup>,2022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43.8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为13.79万亿元,占社会总零售额的27.2%<sup>[12]24</sup>。不仅如此,数字平台还致力于不断提高用户粘性,通过发挥网络外部性,不断强化平台所有者、生产商、流通商、消费者的利益关联,建立并巩固以数字平台为中介的平台生态。

### 3. 生产要素维度:以数据要素为牵引的要素优化组合

生产要素是生产力构成要素在经济资源投入过程中更为具体化的体现,必须在开放的、历史的思维下进行理解<sup>[13]</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蕴含着巨大生产力和商机”<sup>[14]106</sup>,数据要素实现了对既有要素组合的种类拓展、效率提升、优化配置。

第一,数据要素丰富了生产要素种类。2023年我国数据产量达到6.6ZB,占全球数据总产量的9.9%,位居全球第二位,并保持着29.4%的高速增长速率<sup>[12]36</sup>。数据生产和流通构成了涵盖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商品循环过程,2021年到2022年,我国数据交易市场规模由617.6亿元增长至876.8亿元,预测至2030年有望达到5155.9亿元<sup>[15]</sup>。第二,数据要素具有多场景应用、多主体复用、多元化融合的属性,实现了对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数据化改造,涌现出数据挖掘师、分析师、工程师等高技术劳动者;数控机床、智能机械臂、工业机器人等数字化生产设备;网络教育等知识传播手段;企业数字化管理系统等。第三,数据要素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数据要素为企业生产决策提供关键信

息依据,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源错配,有效优化资源在企业间、产业间、区域间的配置。以“数据+算力+算法”定义的数字生产力正显著提高社会生产效率,2012年至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由1.66上升至1.75,拉动同期国民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由1.29提高至1.35<sup>[12]13</sup>。

#### 4. 产业结构维度:以高新产业为引领的产业结构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实质上两者都属于高新技术产业。新质生产力在产业维度表现为以高新产业为引领的产业结构升级,呈现出“先立后破”“以立促破”的典型特征。从“先立后破”视角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类脑智能、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普遍具有知识技术密集、投入产出效率高的特点,克服了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物质资源的严重依赖,已经形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021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3.4%,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快7.2个百分点<sup>[16]1</sup>;2020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达23.2万亿元<sup>[16]44</sup>;2021年全年国内人工智能软件及应用市场规模达330.3亿元<sup>[16]48</sup>。从“以立促破”的视角来看,我国经济发展仍离不开农业的基础保障和工业、服务业的双轮驱动,高新技术产业不仅开辟了新的产业发展领域,还通过技术扩散为传统产业转型开辟路径。以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为例,2022年我国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达到了10.5%、24.0%、44.7%<sup>[12]18</sup>。在制造业领域,我国已经基本建成多层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已拥有超过240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sup>[17]69</sup>,2022年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58.6%,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77%<sup>[18]12</sup>,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跃升。在服务业领域,科技金融、在线医疗、在线教育、数字旅游等新兴互联网服务业也正经历高速增长。

##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sup>[19]238</sup>基于此,新质生产力通过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形式赋能创新发展;通过重塑生产的社会结合形式赋能协调发展;通过提高自然条件的利用效率赋能绿色发展;通过优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结构赋能开放发展;通过催生民生导向的生产关系赋能共享发展,形成全方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见图1)。

### (一)新质生产力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形式赋能创新发展

劳动过程的一般形式表现为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即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可以理解为劳动的技术形式<sup>[20]</sup>。在劳动过程中,科学的发展及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发明或生产方式的新的改进”<sup>[21]356</sup>都能“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sup>[22]77</sup>。基于此,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激发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形成由高素质劳动者、数智化劳动资料、多元化劳动对象构成的劳动过程,赋能创新发展。

就劳动者而言,新质生产力通过培育脑力劳动者、优化劳动技能结构为创新发展夯实人才基础。一方面,“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sup>[22]534</sup>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脑体分工,使劳动者可以从事更多科技发明、教育等脑力劳动,通过一般社会知识的扩散提高全社会知识文化水平。2012年到2022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业、金融业城镇就业人员分别由331万人、1653万人、528万人上升至456万人、1951万人、740万人,增长率依次为37.76%、18.03%、40.15%,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就业人员则从223万人上升至529万人,增长率高达137.22%,均远高于同期城镇就业增长率的9.62%<sup>①</sup>。另一方面,“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sup>[4]53</sup>在数字经济时代表现为对数字

①数据来源:由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计算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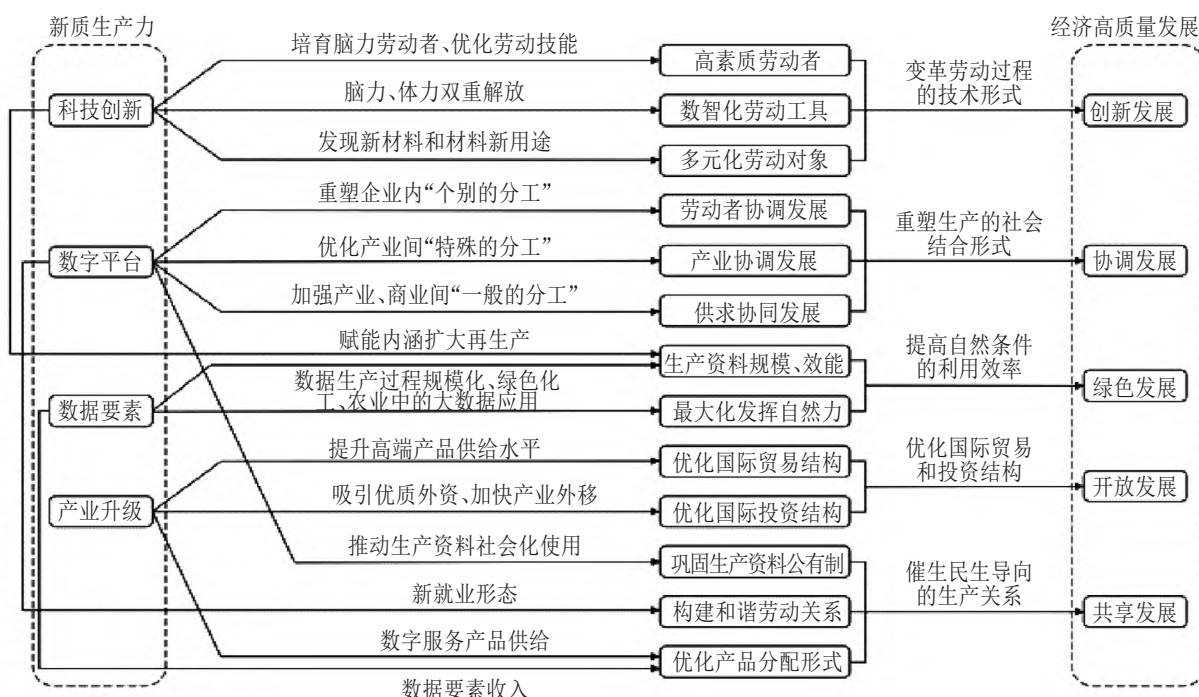


图1 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劳动技能的掌握程度。新一轮科技革命下,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实现了对同质化低水平劳动的大规模替代,而数字技术赋能下又形成了软硬件开发者、算法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技术开发型人才以及互联网产品经理、电商运营专员、网约车司机等技术应用型劳动者,优化了劳动技能结构。

就劳动资料而言,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数智化劳动资料实现了对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解放。“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sup>[4]210</sup>在由石器、铜器、铁器到蒸汽机、电器的转变中,生产工具仅作为“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sup>[21]198</sup>,通过延长人的肢体突破身体的物理限制。而当前科技创新所形成的数智化劳动资料不仅解放了劳动者的体力,还拓展了劳动者的脑力。一方面,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设备的发明实现了劳动“离场化”,2022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03万台,已经覆盖国民经济的60个行业大类、168个行业中类,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sup>[23]</sup>。另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的运用可以精确识别和应对生产过程的突发情况,历经海量数据训练的大模型逐步具备了人脑的复杂功能,能够胜任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等脑力任务。

就劳动对象而言,新材料和材料新用途的发现为劳动过程提供了多元化的劳动对象。一方面,科技进步日益驱使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太空、深海、深地等未知领域逐渐成为劳动对象的获取来源,新能源、新材料代替传统原料成为更为绿色化的选择,2005年至2022年间,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占比由72.4%下降至56.2%,而清洁能源占比则逐渐达到25.9%<sup>[18]11</sup>。另一方面,“因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所以同一产品能够成为很不相同的劳动过程的原料。”<sup>[4]213</sup>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丰富人类对既有劳动对象物理和化学属性的认知,进而丰富劳动对象用途,石油、天然气等原料应用领域的逐步拓宽也证实了这一点。

## (二)新质生产力重塑生产的社会结合形式赋能协调发展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sup>[22]520</sup>,生产力对分工的决定性具体表现为以劳动资料为纽带作用于生产的社会结合形式,“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sup>[4]443</sup>基于此,新质生产力借由数字平台劳动资料重塑企业

内“个别的分工”、优化产业间“特殊的分工”、加强产业与商业间“一般的分工”<sup>[14]406-407</sup>，赋能协调发展。

在企业层面，平台经济重塑企业内“个别的分工”，促进劳动者协调发展。平台经济是连接海量商家和消费者的双边市场经济，更注重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而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组织结构难以高效地把握商机和组织生产，进一步促使企业组织结构向扁平化转型，通过简化纵向管理层级提高信息传递效率、降低决策成本；通过加强横向协作更大程度激发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性；通过采取灵活用工模式和轮岗制加快企业内部人才流动；通过基于项目制的跨领域合作形成灵活多变的集体协作模式。企业内部分工的变革正不断拓宽劳动技能边界，克服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者沦为机器的附庸而片面发展的旧况，有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在产业层面，工业平台优化产业部门间“特殊的分工”，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了生产组织形态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转变<sup>[24]</sup>，建立起资源共享、创新协同、信息互通的链群式产业生态系统，以网络化协作顺应了产业分工细化和产业融合深化的发展趋势。据统计，2022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覆盖85%以上的工业大类，服务工业企业超过160万家，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过8000万<sup>[25]</sup>。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对“上云”企业数据的可视化、动态化采集和分析，为企业生产合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并进一步实现产业链向上下游产业的纵向延伸和向关联产业的横向拓展，进而形成广泛联系的产业集群<sup>[26]</sup>，塑造出更为灵活、更具韧性的协作网络，赋能产业协调发展。

在社会层面，电商平台加强产业、商业间“一般的分工”，促进供求协同发展。电商平台作为新型商人资本进一步提高了商业流通的自主性，甚至实现了消费对生产的反向引导，借由网络手段消弭了商品流通的时空壁垒，通过收集和分析平台消费者浏览、点赞等相关数据，对消费者进行精准画像和消费层级划分，实现对产品供求双方的高效匹配。不仅如此，经电商平台处理加工后的消费者需求信息还能成为厂商优化生产的重要决策依据，在“算法式—订单生产”“数目式—动态运营”“信号式—精准营销”<sup>[27]</sup>的作用下，传统“供给—需求”范式彻底发生改变，形成了个性化与规模化并存的供给结构，顺应了平台经济下日益多元化、分层化的需求结构，凝结起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合力。

### （三）新质生产力提高自然条件的利用效率赋能绿色发展

“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于自然界”<sup>[21]170</sup>，自然不仅是生产活动的材料来源，更是人再生产出自己的场所，因而生产力的发展“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sup>[19]597</sup>，而应“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sup>[19]597</sup>。而“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sup>[2]</sup>，可以通过提高自然条件的利用效率赋能绿色发展。

新质生产力提高了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一方面，凭借着新一代科学技术对传统厂房的智能化改造，企业得以实现内涵扩大再生产，实现对物质材料的规模化、高效化利用。资源循环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排泄物得以收集起来，通过机器的改良投入到其他生产过程，以实现“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sup>[4]587</sup>。据统计，2022年我国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2012年下降了36%，大宗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率已经超过52%<sup>[18]110</sup>。另一方面，社会总产品中数据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具备绿色化、规模化的内生属性。数据商品的原料主要来源于平台用户网络活动形成的原始数据，后经数据分析人员多重整理、分析形成数据商品并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流通，其生产过程中应用的电子智能设备等实体劳动工具很大一部分源自生活资料的生产性使用，而以软件形式存在的劳动资料往往带有局部改良的特性，可以通过软件升级和安装插件实现迭代，降低了固定资本损耗。除此之外，数据商品的质量取决于异质化数据的体量和算法的优劣，并具有低复制成本、低竞争性特征，具备规模经济效应。

新质生产力还可以通过发挥数据的精准预测作用，最大化发挥自然力作用。产品生产离不开自然过程的支配，因此在工、农业生产活动中广泛发挥数据的预测作用则成为了“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sup>[22]733</sup>。在农业生产开始前，通过对土壤、大气、水质等相关生态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因地制宜地制定农产品选品

和播种计划,科学实行轮作制以有效保护土壤肥力。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智慧农场中遍布的传感器可以动态监测农作物生长情况和自然环境参数的变化,通过大数据计算分析得出最有效发挥自然力作用的作物生产环境,进而人为地对土壤湿度、光照强度、气压、氧气浓度等参数进行调整,有效缩短劳动对象受自然力作用的时间。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生产线上的小型传感器能够实时将温度、湿度、压力、振动等生产指标数据反馈至控制中心,进行动态化能源分析、生产工艺分析、故障诊断以不断优化生产流程,保障生产设备运行效率,降低残次品率。不仅如此,生产过程中的数据副产品可被开发成工业模型用于虚拟仿真生产,有效提高企业物料投入、工艺流程设置、能耗管理的效率。

#### (四)新质生产力优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结构赋能开放发展

“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的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sup>[28][27]</sup>国际贸易和分工的深化并驾齐驱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sup>[22][20]</sup>。新质生产力优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结构增创经济发展空间优势。

从国际贸易来看,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高级化,推动我国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下游逐渐向上攀升、优化国际贸易结构。一方面,高科技、高附加值商品供给稳步提高,逐渐摆脱对传统资源的过度依赖,2021年我国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达到19851亿美元、9794亿美元,较2011年分别上升82.86%、78.47%,分别占出口商品总额的59.86%、29.54%,而农、林、牧、渔、矿等自然资源依赖型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则由2011年的5.30%下降至2021年的4.22%。另一方面,进口规模持续扩大,初级产品与高附加值产品进口额同步增长,2011年到2021年间,我国初级产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分别增长61.62%、51.31%、80.91%,通过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不断补足国内产业发展的资源和技术缺口,实现内外经济循环的双向互促<sup>①</sup>。

从国际直接投资来看,新质生产力通过发挥优质产业集群的产业集聚效应和关联效应吸引高质量外资,并通过推动国际雁阵式产业转移,共同优化国际直接投资结构。国际直接投资是产业资本国际循环的最主要手段。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下,产业跨界融合和协同创新成为了发展的主旋律,我国产业链灵活度高、韧性强,拥有优秀的产业配套设施,形成了诸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不断吸引更多的高质量外资,进而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一方面,我国利用外资水平逐年提高,外商投资结构逐步优化。2011年至2021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金额由1240亿美元逐年提升至1810亿美元,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占比由4.16%上升至23.68%。另一方面,随着新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出现,传统产业加快外移,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结构。2011年至2021年间,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和零售、制造、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在直接投资存量中的占比由57.35%提升至66.06%,国内过剩产能逐渐外移<sup>②</sup>。

#### (五)新质生产力催生民生导向的生产关系赋能共享发展

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sup>[22][602]</sup>。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伴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动态改良和完善,进而保障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第一,新质生产力为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了物质条件。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关键生产资料,凭借其非竞争性和开放性实现了使用上的社会化。由于平台企业利润主要来源于平台合作用户的业务佣金和订阅费用,平台必然致力于最大化地将产业劳动和商业劳动卷入其中,进一步顺应了生产社会化趋势,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提供了条

①数据来源:由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计算得出。

②数据来源:由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计算得出。

件,随着平台监管政策和利润分配制度的完善,数字平台必将成为强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利条件。

第二,新质生产力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做出贡献。数字平台催生的新就业形态为构建机会平等、条件优化、结果公平的和谐劳动关系开辟了新领域。零工平台拓宽了就业信息获取渠道,减少了传统客观因素所造成的信息差异,促进了劳动机会平等;灵活用工制度和弹性工作制大大加强了劳动自主性,线上劳动手段的使用优化了劳动条件;标准化和透明化的薪酬设定规则能有效根据劳动者所提供劳动的复杂程度、耗时程度发放报酬,减少主观因素对分配的影响,促进结果平等。但与此同时,我国已有超过两亿的灵活就业人员,因此必须加快灵活就业相关劳动法规的建立和完善。

第三,新质生产力优化了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分配。在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下,科技创新带来的一般社会知识的扩散使得劳动者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助力实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总体跃升,提高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与此同时,随着数据被正式纳入生产要素范畴,数据确权的不断推进给网络用户获取数据要素报酬提供了可能性,使社会物质财富分配结构更为合理。除此之外,服务业转型升级中形成了各类低费用、非竞争性的数字服务产品,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的用户规模分别达到10.44亿、7.65亿、7.26亿、5.50亿、5.28亿<sup>[17]37</sup>,人民大众的非物质文化需要正不断得到满足。

### 三、发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的政策着力点

新质生产力正是以科技创新、数字平台、数据要素、产业升级为赋能手段,实现了对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全方位、系统性推进。基于此,应以助力科技自立自强、规范数字平台发展、激发数据要素潜能、加快培育产业优势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重点。

#### (一)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一是要发挥政府顶层设计职能:基于国家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和区域条件为地方高新产业发展指引方向;综合运用政策补贴、税收减免、专项基金、资源倾斜等政策组合鼓励各科研主体参与光刻机、高端芯片、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领域研究;通过提高财政投入力度、完善科技激励机制、优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制度激发社会科技创新活力;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知识产权交易,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牵头搭建国家级、省级、市级多层次科技创新资源平台以有效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二是要加快形成多方联动的创新格局:应加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构建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推动高校和当地企业对人才的联合培养,培育符合高新产业发展需求的行业尖端人才;高等院校应加快高等教育改革,锚定产业发展需求优化课程设计,提高教育质量,克服教育与经济“两张皮”现象。三是要加强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通过完善涵盖人才培养、管理、评价、引进等在内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吸引国内外高精尖人才,为科技自立自强夯实人才基础。

#### (二)防范平台垄断行为,规范数字平台发展

一是要加强对平台垄断形成机制的学理性研究:厘清平台垄断的技术手段和行为逻辑,结合国内外平台垄断案例分析,为平台垄断行为的事前研判、事中规制、事后惩戒提供理论和经验指导。二是要明确反垄断监管原则和目标:应采取包容审慎的反垄断原则,最大化发挥平台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中的积极作用,保障平台所有者、合作企业、平台用户等主体利益,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三是要完善垄断行为认定标准:适当弱化以市场集中度和市场结构为主要标准的传统垄断判定标准,加强对垄断协议、自我优待、掠夺性定价、价格歧视、产品搭售、算法合谋、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恶意兼并等垄断行为的判定。四是要推进平台垄断的协同共治:政府部门要加快平台反垄断法规的修订和完善,鼓励社会自发形成行业协会、第三方信用评测机构,通过市场信誉评价、失信惩戒等手段激发平台自我监管



的内在动力,多措并举形成企业自纠自查、机构监管、群众监督的合力,共同规范平台发展。

### (三)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激发数据要素潜能

一是要规范数据确权:根据数据来源、安全系数、加工程度、应用场景等因素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加强私人数据的隐私保护、鼓励企业数据的交流联通、规范平台数据的开发边界、推动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进一步完善数据资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产品经营权权属体系。二是要提高数据交易效率:加快推进多层次、多领域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加快平台间数据互联互通,打破“数据孤岛”,拓宽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渠道;逐步建立起标准化和个性化并存的数据采集、加工、交易标准,在政府统一标准的基础上根据行业差异、平台差异进行适当调整;综合依据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法多种定价原则,灵活采取自主定价、第三方估价、拍卖等多种定价手段进而确定数据公允价值,促进数据交易。三是要完善数据收益分配:充分肯定平台建设者、原始数据提供者、数据加工劳动者、数据商品使用者在数据生产、流通、消费全流程中的贡献,坚持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四是要加强数据要素治理:严厉打击数据窃取、数据垄断、数据泄露、不正当定价、限制竞争等行为,为数据要素市场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 (四)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加快培育产业优势

一是要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要加快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研究,为传统产业的全面振兴以及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抢先布局提供物质条件和技术支撑;要持续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加快推进智慧农业建设,进一步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新兴服务业的赋能作用,提升三大产业的整体效率。二是要因地制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立足地方自然资源禀赋、科技水平、教育水平、产业基础、人力资本结构、市场供求等多方面因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切忌盲目布局、一拥而上;应循序渐进推动传统产业的区域间、国际雁阵式转移,逐步实现新旧支柱产业的动能转化。三是要适当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应先行选择和细分未来产业的重点领域,引导科研人员提前参与前沿科技的研发项目中,鼓励各领域龙头企业率先进入量子信息、类脑智能、未来网络等未来产业领域,力争抢占未来产业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牢牢掌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9-10(01).
-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01).
-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戴翔.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2023(6):103-110.
- [6]李政,崔慧永.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新质生产力:内涵、形成条件与有效路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33-148.
- [7]胡洪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经济学家,2023(12):16-25.
- [8]肖峰,郝军营.新质生产力:智能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新向度[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37-44.
-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杨春学.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J].经济学动态,2021(9):22-32.
- [11]李春利,高良谋,安岗.数字平台组织的本质及演进:基于分工视角[J].产经评论,2021(6):134-147.
- [1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R/OL].(2023-04-27)[2024-03-15].[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
- [13]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27-145.
- [1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15]上海数据交易所.中国数据交易市场研究分析报告(2023年)[R/OL].(2023-11-26)[2024-03-15].<https://www.digitalelite.cn/h-nd-8058.html>.
- [16]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2023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
- [1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2023-08-28)[2024-03-15].<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 [18]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新发展阶段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研究报告(2023年)[R/OL].(2023-12-28)[2024-03-15].[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12/t20231228\\_469128.htm](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12/t20231228_469128.htm).
-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0]胡莹.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的劳动过程分析——基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视角[J].社会主义研究,2021(4):41-48.
-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年)[R/OL].(2024-01-09)[2024-03-15].[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401/t20240109\\_469903.htm](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401/t20240109_469903.htm).
- [24]杜传忠,疏爽,李泽浩.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12):20-28.
- [25]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R/OL].(2023-05-23)[2024-03-15].[https://www.cac.gov.cn/2023-05/22/c\\_1686402318492248.htm](https://www.cac.gov.cn/2023-05/22/c_1686402318492248.htm).
- [26]余东华,李云汉.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组织创新——以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群生态体系为例[J].改革,2021(7):24-43.
- [27]蔡超.论数字平台的兴起与数据商品的生成——基于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考察[J].消费经济,2020(6):17-24.
-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收稿日期:2024-03-20 责任编辑:杨锦英)

##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moting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Productivity Theory

Hu Ying, Liu Keng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tems from the systematic qualitative changes in the factors of productivity. In theory, it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ability of laborers to recognize, utilize and transform nature in a larger scale and more efficiently under the driv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creat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alth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In practice, it is embodied in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rganization mediated by digital platforms, the optimization combination of factors driven by data elements, and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led by high-tech industries. Based on thi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nable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by changing the technical form of labor process; enabl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y reshaping socially integrated forms of production; enables green development by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natural conditions; enables open development by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enables shared development by fostering livelihood oriented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promotes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ll direction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focus on promoting the self-reli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ndard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latforms, stimulating the potential of data elements, and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industrial advantages, so as to stimulate the strong driving for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Marx's Productivity Theory